

手工鞋

□ 安 宁 (广东深圳, 国企职员)

朋友欣送一双皮凉鞋给我, 黑色的, 鞋子很轻, 式样简单。这皮凉鞋是她亲手做的, 鞋帮上一针连一针的浅黄色麻线紧紧咬住半高跟的鞋底。

穿上它时, 感觉很轻, 一双脚踩在棉花上似的。走在路上, 我的脚突然崴了一下, 有时走得急, 好多次, 一副要摔倒的样子, 被旁边的人猛拉一把, 算是稳住。

“给你的鞋子, 你穿了吗?” 这是欣送我鞋子的第二年, 一见面, 她双眼盯着我的鞋子——显然不是她亲手做的那双。“穿了! 穿了!” 再次见欣, 我

特意穿上她做的手工鞋, 配上新买的辣椒红麻布连衣裙。穿上这皮凉鞋, 总让我想起祖母当年的纺车和她纳鞋底给我做的布鞋。不知道穿破多少那样的布鞋, 祖母的抱怨一直在耳边: 一双新鞋, 穿上没几天就破了, 跟着你后面纳鞋底都来不及, 你真是山上逮下来的野人。

我哪里是野人? 做布鞋的布不全是新的, 新旧破布片一层一层叠加, 再用一张硬纸壳似的植物皮固定。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, 物质极其匮乏, 记忆里怎么也想不起有双新买的鞋子。做鞋子, 对祖母这位老裁缝来说不是什么难事。



记得她将那些破布片宝贝似的收纳在老式竹编篓里, 用的时候, 用自制的糨糊将那些花花绿绿的破布片糊在一张报纸上, 一层又一层, 然后晾晒在竹竿上, 犹如万国旗。唯一不是手工做的鞋子, 是那双可以用来踩水坑的橡胶套鞋。而父亲脚上那双贼亮而黑的长统橡胶套鞋, 在我们孩子眼里, 简直是家里最宝贵的传世财富, 父亲穿上那双鞋, 笑意浓浓站在一个宁国产的大咸菜缸里踩腌菜呢。谁能想到后来, 手工鞋反而成为一种连接友谊的珍品!

吃碗馄饨

□ 沈 燕 (安徽黄山, 国企职员)

萍姐从深圳回徽州, 我要请她去吃火锅, 可她却要去吃馄饨, 还要去回来必去那家馄饨店。屯溪街不大, 但馄饨铺不少, 她说的馄饨铺叫阿五, 还是我从来没有去的。

阿五馄饨铺就在丰华大市场旁, 老板个子不高, 老板娘忙碌着不爱说话。这种夫妻店, 前店后厨, 面积不大, 在徽州可不在少数。

店面简单, 来吃馄饨的人一边吃着馄饨一边看夫妻两人忙碌……

小小的店铺, 挤挤地摆了七张桌子, 一桌四人, 最多只能容二十来个

顾客。我们去的时候, 人没坐满, 但每张桌子都有人。走一桌来一桌, 一直在不停进出。店铺的墙上还挂着三幅书法作品, 是草书, 一看落款, 还是本地小有名气的书法家, 桌子椅子都是实木的, 看起来挺讲究。

小碗8块, 中碗10块, 大碗12块, 价格倒是挺大众, 除了馄饨, 他家还做锅贴, 1块2一个。老板对我们说, 好吃得不得了。那一定得尝尝。

旁桌是三个老大妈, 穿着运动服, 身上还背着运动包, 一看就是一起锻炼的老姐妹。其中一位还向其他人介



绍着: 他家地道, 比老街那家好太多了。活脱脱的“代言人”。

又进来了两个母女, 进门就熟络地跟老板打招呼, 说还要一大一小两碗。母亲说女儿一早起来就嚷着要来吃馄饨。老板不仅在做馄饨上用心, 还把顾客都处成了朋友。

我好奇问萍姐是咋找到这里? 萍姐笑着说, 跟老朋友来的, 一传十, 十传百, 时间长了, 口碑就被做起来了。

老板说这条街原本做馄饨的不少, 后来就只剩他家了。我问为什么? 老板还是呵呵笑, 蹦出四个字: 大浪淘沙。